357

□本報各稿皆有版權及著作權不准轉載翻印翻譯□

□說謚

（史野）

朱葆三溯，盛私謚之曰：誠惠，是亦復古之一端也，按漢制列侯比於奉秋有謚，無爵不謚，故西漢嫌制侯亦謚，東漢嫌三公不謚，無爵而賢者，亦予之謚，自東晉始也，處士之有謚，自荷葉之於張忠（委道先生）公孫永（常塘先生）始，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謚康）始，至於兩字之謚，源生袁周，施及戰國，漢魏因之，一成不變，如董何之謚文禮，張良之謚文成是也，婦人無謚，孟夫之謚，其有別謚者，則自周穆王之哀淑人靈姬始，又有生而謚者，如賈誼稱孝文爲太宗，衛靈公復國，謚析朱鉏曰成子是也，謚亦有遷者，如蒯右謚裏墨，陳執中謚榮墨（敏中）始，至於兩字之謚，明星做書者，詩則以吾炎，按圖索驥，不難盡到，則主人面子之大，無與倫比，而吾此表，亦可名之曰吃飯指南矣。

喫飯之花花

飯桶

飯桶曰，新聞記者，一天吃屋也，大公司開幕時新聞記者吃飯，明星做書時新聞記者吃飯，新聞記者每得一東，則延聽三百，曲踊三百，其歡欣鼓舞，大有小兒得餌之樂，屆時龍騰虎步而去，猥吞虎嚥而吃，齒牙銛利，似書蠹食葉，確底向天，類風捲殘雲，杯盤狼藉，既醉且飽，廢腹所嚥，作鳥獸散，主人猶含笑放動，送諸門頭骨，必遞推於門外，以示豪侈，一次，明日輒誇于人曰，某也到，某也到，非區區之面子大，鳥克進此，而各報之上，亦有廣告式之新聞登載出來，飯桶非新聞記者，亦當在被邀之列，見主人之面子大者，所到之新聞記者吃數人也，主人之面子小者，所到之新聞記者亦此數人也然則，所到之新聞記者亦此數人也然則，此數人者，實吃飯保生而已，豈在守城軍隊，食息出走，於是有昌言，樹鐵反攻，朱塔領蘇城復走，是役也，南北兩軍倉皇應戰，向無無駁掠及民間，惟百是以後，鄭俊，岳恩，蘇慶，荷分遥街，尚無騷擾民間之事，一聯，覺駐大軍五六萬人，以後有公司開幕，電影既映，名角登台，明星做書者，詩則以吾炎，按圖索驥，不難盡到，則主人面子之大，無與倫比，而吾此表，亦可名之曰吃飯指南矣。

喫飯之花花名表

包天笑　馮叔鸞　劉公魯
周瘦鵑　嚴獨鶴　謝福生
余大雄　潘號民　潘數華
唐世昌　嚴諤聲　胡懋珠
朱鹿鳴　徐恥痕　吳微雨
趙雲豪　施濟公　嚴芙孫
沙眼鏡　王鍾庸　張秋虫
江紅福　潘公展　蕭如音
黃文農　沈吉誠
以上所錄，不過記憶所及，容再補記，已錄諸君，如請吃飯者過多，分身不開，則幸毋忘鄙人標榜之功也。

良錫大官

（豪笑）

朱波京翻翠鑄山之土西曰良錫大官，良錫大官之上署，雖係草履，而大小屋柱甚多，約計千餘百株，屋之反側向背，端有千門萬戶之勢，大門外，似書蠹食葉，確底向天，類風捲殘雲，杯盤狼藉，既醉且飽，廢腹所嚥，作鳥獸散，主人猶含笑放動，送諸門頭骨，必遞推於門外，以示豪侈，一次，明日輒誇于人曰，某也到，某也到，非區區之面子大，鳥克進此，而各報之上，亦有廣告式之新聞登載出來，飯桶非新聞記者，亦當在被邀之列，見主人之面子大者，所到之新聞記者亦此數人也，主人之面子小者，所到之新聞記者亦此數人也然則，此數人者，實吃飯保生而已，豈在守城軍隊，食息出走，於是有昌言，樹鐵反攻，朱塔領蘇城復走，是役也，南北兩軍倉皇應戰，向無無駁掠及民間，惟百是以後，鄭俊，岳恩，蘇慶，荷分遥街，尚無騷擾民間之事，一聯，覺駐大軍五六萬人，以後有公司開幕，電影既映，名角登台，明星做書者，詩則以吾炎，按圖索驥，不難盡到，則主人面子之大，無與倫比，而吾此表，亦可名之曰吃飯指南矣。

□南昌歸客譚

（兵去）

客有歸自南昌者，敝衣破履，狀若難民，其言曰，鄭如琢督師南撲，奉以粵軍進在轄邊，臨來援往，絕無恐怖，在先培德偏師，由樟樹鎮間道進襲，以粵人者，實吃飯保生而已，豈在守城軍隊，食息出走，於是有昌言，樹鐵反攻，朱塔領蘇城復走，是役也，南北兩軍倉皇應戰，向無無駁掠及民間，惟百是以後，鄭俊，岳恩，蘇慶，荷分遥街，尚無騷擾民間之事，一聯，覺駐大軍五六萬人，以後有公司開幕，電影既映，名角登台，明星做書者，詩則以吾炎，按圖索驥，不難盡到，則主人面子之大，無與倫比，而吾此表，亦可名之曰吃飯指南矣。

如是我聞

蔣君稼不到滬演戲之章相，某報已載之蔣詳，惟蔣君在京與大新代表張嘉平君之經過情形，外面知者殊鮮，有本報三四次號蔣君所記，大新與蔣君稼交涉之我聞二則，載之詳矣，但對於大新由金城銀行撥庫三千元付蔣，蔣亦照收，並立有收據云云，此事係傳聞之誤，蔣君並未收受，既未曾收受，當然亦無收據可言，蔣君當時由原行退回張嘉平，即在滬與張嘉平解手款項，蔣在京寄亦已如數還張，蔣君又念大新派代表京色甚好，命子姪輩登過廣東，前往港洋七十餘萬，自是許羅天捐款而歸，等因，失過巨，並貼出二百元補償之，此事關係許少卿在中間調停，（逸俊）

□金瓶梅版本攷

（淫書）

余嘗言，尤西門小說書，五處證三國，七處證水滸，十二則凡坊間稗行之小說家記彈詞院本，殆無一部未寫目者，獨獨天見野史曰哭盲與金瓶二書，久之，從友人所，借得鉛印本野史曰哭，時方病瘧，伏枕讀之，十日而畢，是無書也，然金瓶梅猶未視焉，余居鄭時，貴託書賈陳姓購致，陳遽知曰，求之四馬路棋盤街諸書肆，狂走數日，空手而返，越旬日，聚若已廟某某肆，有售書者，絮話不已，余詢之曰，小說有紀西門大郎事者，汝識之乎，售者脫余面笑曰，是名金瓶梅，適有一部，別舊無銀一元五角，速日積雪，未能出門，米價已空，余須得錢，貴客欲之，但擲一元足矣，余憤而許之，袖歸寓中，篝燈默讀，宵僅六本，且本有光紙印刷，骨氣亥豕，不一而足，惟非其人則不售耳，余爛往時，某君詩之，聲曰，挾書至，余審視之，雖小字本，而字跡清晰，眉批旁注，某君曰，滬上某書坊，有石印完本，但已甲貢春，當時由原行退回張嘉平，即在滬與張嘉平解手款項，蔣在京寄亦已如數還張，蔣君又念大新派代表京色甚好，命子姪輩登過廣東，前往港洋七十餘萬，自是許羅天捐款而歸，等因，失過巨，並貼出二百元補償之，此事關係許少卿在中間調停云，（逸俊）

□三告梅菊芳

（疏公）

▲果欲成藝術家　▲應有各項組織

余因蘭芳之配角問題，於前二期本報中，曾繕文加以疏告，誠以配角良否，關係正角能上之資源，影響甚大，從前此天唱打提出箱，以王長林爲配，其出箱時，則能施展其絕技，而則果亦歡爲觀上以李敬山爲配，則凡舉手抬足，李雖亦似與呼應，終覺呼應不圓，總者亦爲減損不少意趣，故余不懼詞費，再相告，惟蘭芳果有成藝術家之志，僅僅講究配角，尚不足以盡其能事，夫以蘭芳之色之才，雖確有成就藝術家之可能，然以其現有之技能，謂即可膺此頭銜，余尚不能輕許，須知藝術家三字，談何容易，自身須具天縱之才藝，固無論矣，此外更須種種外助，協力以共赴此的，必要之原子則甚多，如前述配角一項，即爲最切要之一，其餘種種組織，亦屬必不可少，今聞厥美各國，比來多深望蘭芳前往彼邦，一獻身手，現雖未成事實，將來當必有實現之一日，以各國人士屬望之版，設使異日不能獲參而歸，或僅稱製新劇，一聲故詞部，分三股，惟藝術製新劇，一聲故詞部，分四股，一教授曹語（外國語）日技術部，分四股，一教授，一音樂，一排演，一行頭，以上十股，須由蘭芳聘請能人，責其各管所務，務使有條不紊，而各項配角，則藝團於總務部之中，更須項角色人才俱全，更不可僅僅以爲之佐，樣爲伴士麥伊德博文，亦無自行講面施治，以博得世界政治界之歡迎與盛譽也，所謂門類無論何，大別有三，總務部，分爲三股，爽際，會計，庶務，所管事務，可各依名稱之性質定之，曰文久之，亦能歌結，（此中文章甚多，內良書詞，一教授曹語，（外國語）日技術部分四股，一教授，一音樂，一排演照此進行，庶蘭芳有異成藝術家之，行頭，以上十股，須由蘭芳聘請能人，責其各管所務，務使有條不紊，甲事歲由乙辦，亂七八糟，不可名狀，更須項角色人才俱全，更不可僅以爲之佐，樣爲伴士麥伊德博文，亦無自行講面施治，以博得世界政治界之歡迎與盛譽也，所謂門類無論何，大別有三，總務部，分爲三股，爽際，會計，庶務，所管事務，可各依名稱之性質定之，曰文詞部，分三股，惟藝術製新劇，一聲故詞部，分四股，一教授曹語（外國語）日技術部分四股，一教授，一音樂，一排演，一行頭，以上十股，須由蘭芳聘請能人，責其各管所務，務使有條不紊，而各項配角，則藝團於總務部之中，更須項角色人才俱全，更不可僅以爲之佐，樣爲伴士麥伊德博文，亦無自行講面施治，以博得世界政治界之歡迎與盛譽也，所謂門類無論何，大別有三，總務部，分爲三股，爽際，會計，庶務，所管事務，可各依名稱之性質定之，曰文久之，亦能歌結，（此中文章甚多，內良書詞，一教授曹語（外國語）日技術部分四股，一教授，一音樂，一排演，一行頭，以上十股，須由蘭芳聘請能人，責其各管所務，務使有條不紊，而各項配角，則藝團於總務部之中，更須項角色人才俱全，更不可僅以文武慈祐，遷擇各得其所，更不可僅僅以三數人，使之概配各戲，有來約束，蘭芳出台者，常先授度應唱何戲，如令約者邀此必須公配之角，否則寧使不往，初行此法，事成爲難，久而久之，其佐蘭芳之成，養後內國，僅有總理一人，而無各部以爲之佐，樣爲伴士麥伊德博文，亦無自行講面施治，以博得世界政治界之歡迎與盛譽也，所謂門類無論何，大別有三，總務部，分爲三股，爽際，會計，庶務，所管事務，可各依名稱之性質定之，曰文詞部，分三股，惟藝術製新劇，一聲故詞部，分四股，一教授曹語（外國語）日技術部分四股，一教授，一音樂，一排演，一行頭，以上十股，須由蘭芳聘請能人，責其各管所務，務使有條不紊，甲事歲由乙辦，亂七八糟，不可名狀，更須項角色人才俱全，更不可僅以爲之佐，樣爲伴士麥伊德博文，亦無自行講面施治，以博得世界政治界之歡迎與盛譽也，所謂門類無論何，大別有三，總務部，分爲三股，爽際，會計，庶務，所管事務，可各依名稱之性質定之，曰文詞部，分三股，惟藝術製新劇，一聲故詞部，分四股，一教授曹語（外國語）日技術部分四股，一教授，一音樂，一排演，一行頭，以上十股，須由蘭芳聘請能人，責其各管所務，務使有條不紊，而各項配角，則藝團於總務部之中，更須項角色人才俱全，更不可僅